

(台 湾)
独孤红作品集

十二郎

下



独孤红武侠作品集 11

十二郎

①下

(台湾) 独孤红 著

(内蒙古)新登字 004 号

十二郎

作 者: 独孤红

责任编辑: 文 奇

出版发行: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(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中国石油报社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 张: 25

字 数: 45 万字

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: 1-10000 册

ISBN7-80506-534-9/1·224

定价: 32.80 元 (上、下册)

脂粉花三郎还真听话，立即退了一步。

毛胡子冷笑说道：“好啊，老三什么时候耳根子这么软了。”

脂粉花三郎低着头没说话。

桑风那里开了口，语气有点儿冷，道：“毛老大，我出来了，怎么样？”

毛胡子道：“不怎么样，我要看看除了老三之外还有谁。”

桑风道：“现在看见了，是不，没事了吧？”

一拉脂粉花三郎道：“三哥，夜深露重，咱们进去吧。”

脂粉花三郎迟疑了一下，没动。

桑风道：“走啊，三哥，着凉不是玩儿的。”

毛胡子冷笑一声道：“没我的话看他敢不敢动。”

桑风柔声说道：“三哥，你是听我的还是听别人的？”

脂粉花三郎低头转身要走。

毛胡子双眉一耸，陡扬大喝：“老三，站住！”

脂粉花三郎身躯一震，脚下顿了一下。

毛胡子接着说道：“今儿晚上没我的话，你要进庙一步，咱们马上拔香头儿。”

脂粉花三郎不敢再走了，立即停了步。

桑风突然转了过来，道：“毛老大，你可别吓唬我三哥，我三哥早就不跟你们在一起了，拔香头儿就拔香头儿有什么了不起的。”

毛胡子勃然色变道：“你是个女人家，你要是个男人家，今天我非毙了你不可，老三，给我过来。”

桑风冷笑道：“好嘛，你叫嘛，看看他过去不过去。”

脂粉花三郎没动。

毛胡子大喝说道：“老三，你聋了么？”

脂粉花三郎抬起了头，勉强笑说道：“大哥您这是何苦，当初咱们结拜的时候，并没有限定谁不能成家……”

毛胡子道：“没人不让你成家，可是你看看你那态度，怎么，有了媳妇儿就不要把兄弟了？”

脂粉花三郎道：“大哥，我有苦衷……”

毛胡子道：“你有什么苦衷？”

脂粉花三郎道：“这个……这个……”

毛胡子道：“说啊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么？”

桑凤大声说道：“毛老大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，嘴里干净点儿。”

毛胡子冷笑说道：“我说话就是这个样儿，爱听不听，我跟老三说话，没你这女人家插嘴的余地。”

桑凤脸一白，刚要说话。

脂粉花三郎拦住了她，道：“凤妹，听我的，你少说一句，行不？”

桑凤一下子变得好不温顺，微一点头道：“好，三哥，我听你的。”

毛胡子冷冷一笑道：“老三，你可真有一手儿啊。”

脂粉花三郎倏然脸色一整，望着毛胡子说道：“大哥，我的苦衷不能说，可是有几句话不得不告诉大哥……”

毛胡子冷冷说道：“说吧，我这做大哥的洗耳恭听了。”

脂粉花三郎道：“我现在是个有家的人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在刀口上打滚，在地面上闯混了，大哥要念过去那段烧香磕头情，我永远是天桥七怪的老三，要不然的话我愿意就此退出天桥七怪，事非得已，一切还请大哥原谅。”一拉桑凤，转身往庙里行去。

毛胡子怔在那儿了。

只听计老二道：“这是什么事儿，这是什么事儿，老三是怎么了……”

查老五冷冷说道：“中了魔了，大哥没说错，有了媳妇儿就不要把兄弟了。”

只听毛胡子沉哼了一声，闪身欲动。

燕十二眼明手快，伸手按在他肩头上，道：“毛老大，干什么去？”

毛胡子道：“燕爷，您别拦我，我找他说话去。”

燕十二微一摇头道：“毛老大，别轻举妄动，说句话你也许不信，也许不爱听，你不是那位姑娘的对手。”

毛胡子一怔道：“您怎么说？”

燕十二道：“待会儿我再告诉你，咱们先找个地儿安顿下再说，附近还有地儿么？”

毛胡子道：“怎么，这儿让给他们？”

燕十二道：“何必跟他们争，让他们算了。”

毛胡子愤愤的道：“燕爷，您可真好说话。”

燕十二道：“我有我的道理。”

毛胡子道：“只是，这附近没别的地方，要嘛就上民家。”

燕十二摇头说道：“我不愿意惊扰民家，同时那也会暴露咱们的身份……”

目光忽然一凝，望着庙后道：“他们走了。”

毛胡子忙抬眼一看，只见药王庙后窜出三条人影，飞一般的往西而去，几个起落已然不见。

毛胡子“咦”的一声道：“怎么多了一个？”

燕十二道：“把桑四宝忘了？”

毛胡子呆了一呆道：“可不，我怎么把他给忘了……”

冷哼一声道：“走了正好，就别让我再碰上……”

燕十二道：“行了，别生气，他们走了，咱们进去吧。”

带着大伙儿进了药王庙。

这座药王庙一丁点儿大，一个院子，一个正殿，两间偏殿，别的就没地儿了。

进庙看，正殿铺着三堆干草，左边偏殿里用石头架着个炉灶，显然这是桑四宝父女跟脂粉花三郎他们留下来的，小是小了些，可是对燕十二这帮人来说，倒也勉强合用。

四下里搜寻一遍，再没东西了，也没什么可疑之处。

燕十二当即派出张一飞跟柳大龙布上桩卡，负责守卫，剩下的都打了地铺坐下了。

坐定之后，毛胡子开了口：“燕爷，刚才您要告诉我什么？”

燕十二道：“这件事透着蹊跷……”

毛胡子道：“有什么蹊跷，分明老三是让那说书的娘儿们迷昏了头了。”

燕十二摇头道：“毛老大，事情不这么单纯，不这么简单。”

毛胡子道：“事情不那么单纯，不那么简单，那么您是说……”

燕十二道：“你可知道，那说书的桑四宝，原来并不是说书的。”

毛胡子哦的一声道：“那么他是……”

燕十二道：“我一位师门故交，当年纵横豫鲁一带的慈心仁镖桑布衣。”

毛胡子吃了一惊道：“慈心仁镖我听说过，怎么，这桑四宝就是慈心仁镖桑布衣！”

燕十二点了点头道：“不错，可是他偏偏不肯承认，他隐迹

天桥说书，被我当面识破之后，虽然离开了天桥，但并不远去，现在花老三又跟他父女搅在一起，尤其跟那位桑姑娘难舍难分的，这件事不透着蹊跷么？”

毛胡子皱了皱眉，没说话。

李广义道：“当时我说这位慈心仁镖化名隐迹到天桥来说书，必有深意。”

燕十二道：“只知道他用意何在？”

毛胡子道：“您要早说，我就当面问问老三了。”

燕十二道：“你以为你那位老三，会说么？”

毛胡子哼了一声道：“再让我碰上，我非问他个清楚不可。”

燕十二道：“这件事不提了，眼前咱们自己的事还等着办呢！”

赵化龙说：“兄弟，我正要问，接下去咱们怎么办？”

燕十二沉吟了一下道：“当前要务，是先救出董姑娘母女……”

毛胡子道：“以我看除非咱们闯进去，要不然救不了人。”

燕十二摇头说道：“那不是办法，要知道咱们斗的只是司徒英一人，并不是官家，咱们只一闯进去，那就成了跟官家为敌了，那对咱们是大不利，再说，若是咱们闯进去能一下救出董姑娘母女还好，要是一趟救不出她母女来，那就会后患无穷，面对整个官家了。”

毛胡子道：“那，以您看该怎么个救法？”

燕十二道：“唯一的办法是把司徒英引出来……”

毛胡子道：“怎么个引法？”

燕十二道：“今儿晚上不提了，今儿晚上大伙儿歇息一夜，明天晚上咱们派几个人由地道进入八方镖局闹一阵去。”

毛胡子道：“闹什么？”

燕十二道：“怎么闹都行，只别拆房子，只别说话。”

计老二倏然一笑道：“要照您这么一闹，不出三天八方镖局附近的人家非搬家不可。”

燕十二笑笑，没说话。

毛胡子两眼一睁，“燕爷，您是要……”

燕十二一摆手道：“大伙儿都歇息吧，我出去瞧瞧去。”

他站起来走了出去。

出庙门看，夜色很浓，见张一飞提刀站在不远处一棵白杨树树下。

燕十二放步走了过去，他行近，张一飞迎上来施了下一礼：“燕爷，您怎么出来了。”

燕十二道：“我出来看看，大龙呢？”

张一飞道：“在后头，我管前头，他管后头，一前一后从哪儿来的人都逃不过我们俩的两双眼睛。”

燕十二含笑点头道：“辛苦了，一个时辰之后我派人来换班。”

张一飞张口要说什么，忽然朝庙门方向望了一眼道：“燕爷，您在这儿看看吧，我四下走走去。”

浅浅施了一礼，转身走开了。

这时候，燕十二听见后面传来了一阵轻盈步履声，他马上明白了，怪不得张一飞避了开去。

燕十二转过了身，解七姐已然到了眼前，他道：“怎么你也出来了？”

解七姐道：“闷得慌，出来走走，打回到现在，这是你跟、我说的头一句话。”

燕十二道：“你知道，一直没机会。”

解七姐道：“我又没怪你，走这么远的路，累么？”

燕十二道：“还好。”

解七姐目光一凝，道：“你可知道，打你走了之后，我想你一直想到刚才。”

燕十二心头一震道：“我知道，计二哥告诉我了。”

解七姐道：“还要人家告诉你么？”

燕十二窘迫的笑了一笑，没说话。

解七姐道：“我天天盼你回来，眼望穿了，人都快盼疯了，刚才听说你回来了，我就想哭，难道你就这样对我么？”

燕十二好窘，他从没碰见过这种事，也唯独不会应付这种事，他干咳一声道：“七姐，你知道……”

解七姐道：“我知道什么，我知道你没把我放在心里。”

燕十二忙道：“那怎么会……”

解七姐道：“瞧瞧人家两个人有多好，多亲热，他听她的，她听他的，那才像一对儿……”

燕十二知道她指的是脂粉花三郎跟桑凤，他沉默了一下道：“七姐，咱们的情形跟他俩不同。”

解七姐道：“都是一个情字，有什么不同的？”

燕十二苦笑着说道：“七姐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……”

解七姐道：“什么都别说了，只要你心里有我，我也就知足了……”

顿了顿道：“我告诉你件事，这件事我早就想告诉你了，可是当时你走得匆忙，我也鼓不起勇气，你走了之后，我左想想，右想想，觉得这件事应该让你知道，其实迟早也瞒不了你。”

燕十二当时就明白了几分，可是他仍问了一句：“什么事，

七妞？”

解七妞道：“我订过亲……”

燕十二道：“我知道了，计二哥告诉我了。”

解七妞“哦”的一声，道：“计二哥告诉你了？”

燕十二点了点头。

解七妞道：“他什么时候告诉你的？”

燕十二道：“我临走的时候。”

解七妞道：“他怎么告诉你的？”

燕十二道：“他说你跟一个大户人家的儿子订过亲，是那大户人家没过门的媳妇儿，因为你跟那大户人家的儿子没感情，也看不惯他们的作为，所以一个人跑了出来……”

“不错，是这样，那门亲事是指腹为婚，我还没出世就订下的，后来我爹娘死了，他们就把我接了过去，我压根儿就没见过他们的儿子，怎么能有感情，同时这种事也在于缘份，要没缘份怎么凑也凑不到一块儿去，总而言之，我不喜欢他们的儿子，也看不惯他们那种作风，所以我就跑了出来……”

顿了顿道：“二哥曾告诉你是哪个大户人家么？”

燕十二道：“没有，计二哥说他不知道。”

解七妞道：“他确实不知道，我没告诉过任何人，现在我告诉你，你可听说过东北冯家？”

燕十二脱口说道：“胡子？”

“不错。”解七妞道：“是胡子，冯家世代干的都是这一行，整个东北几乎都是冯家的天下，势力之大连官家也要让他三分。”

燕十二道：“我没想到你会是冯家的人。”

解七妞道：“现在你知道了。”

燕十二没说话。

解七姐道：“怕了么？”

燕十二淡然一笑，仍没说话。

解七姐道：“你要是怕那也容易，我不给你惹麻烦，什么时候他们找到了我，我跟他们回去。”

燕十二道：“七姐，你不该跟我说这种话。”

解七姐眼圈儿一红道：“你要我怎么说，我还能怎么说，一听见冯家你连话都不说一句……”

燕十二道：“七姐，以你看，关外冯家比司徒英跟中原这三大大家如何？”

解七姐道：“你为什么不早说。”

燕十二道：“我现在说也不迟，是不？”

解七姐含嗔的白了他一眼道：“你就这么可恶，就这么气人……”

施即正色接道：“我等你一句话，你要是要我，我宁死绝不跟他们走，你要是不要我，什么时候他们找着我，我就跟他们回东北去。”

燕十二道：“一定要我说么？”

解七姐道：“我等的就是你一句话。”

燕十二道：“你认为说了就准算数么？”

解七姐道：“我只听你一句话，将来算不算数，那还在你。”

燕十二沉默了一下道：“七姐，你要是有回去的意思，当初就不该跑出来，是不？”

解七姐美目一睁道：“这算是你的那句话？”

燕十二道：“可以这么说。”

解七姐的泪珠儿突然挂落两行，道：“十二郎，从今后七姐

是你的人了，天涯海角，我跟你走，什么我都愿意受。”

燕十二强忍激动道：“七姐，我感激……”

解七姐摇头说道：“没人让你感激，只要你心里有我就行了。”

燕十二道：“七姐，你知道，是师命在身……”

解七姐道：“我知道，我愿意等，也能等，哪怕是十年，二十年甚至是一辈子。”

燕十二心里很激动，可是他没让它流露出来，沉默了一下道：“冯家的人现在还找你么？”

解七姐道：“他们家那些人我知道，一天不找着我，一天绝不会干休。”

燕十二道：“这么说他们的侦骑均已遍天下了？”

解七姐道：“那是一定的。”

燕十二道：“除非这儿不闹，一旦这儿闹起来，他们很快就会找到这儿来的。”

解七姐道：“我也这么想，我知道会给你惹祸，可是我又舍不得你。”

燕十二道：“就是咱俩没关系，这种事我也不会袖手旁观，因为我最看不惯这种逼人的事。”

解七姐道：“其实也不能怪他们，谁叫我爹娘当初跟他家指腹为婚，冯家二老对我也着实不错，我就是瞧不惯他们那种烧杀劫掠的作为，尤其厌恶他们儿子的凶残骄狂……”

燕十二道：“这就是了，忝为武林侠义，这种事焉能不管。”

解七姐没说话，半晌之后才道：“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突然有点担心起来了。”

燕十二道：“你担心什么？”

解七姐道：“担心你斗不过他们，你知道，整个东北是冯家的天下，他们的人马不知道有多少，个个杀起人来不眨眼……”

燕十二道：“我知道，关外冯家的威名，我久仰，连三岁的小孩都怕，一听说冯家的人来了，连哭都不敢哭。”

解七姐道：“一点不错，可真是这样。”

燕十二道：“以我看，不过一群斗狠玩命儿的乌合之众而已。”

解七姐道：“你一个人的力量，毕竟太薄弱了。”

燕十二道：“谁说我一个人，至少我有六个帮手。”

解七姐道：“你是说大哥他们？”

燕十二道：“个个血性汉子，他们不会袖手旁观的。”

解七姐道：“斗凶斗狠，他五位还可以，怕的是他们五位不是冯家的对手。”

燕十二道：“你小看你这五位把兄了，我看得出，他五位都有颇为惊人的潜力，若加以指点，他日的成就不可限量。”

解七姐道：“指点？谁指点他们呀？”

燕十二笑笑，没说话。

解七姐美目一睁道：“你愿意指点他们……”

燕十二道：“都是好朋友，我不敢说指点……”

解七姐道：“你就别跟他们客气了，我这就去告诉他们去。”
拧身要走。

燕十二伸手一拦道：“慢着，七姐。”

解七姐道：“怎么，你不让告诉他们？”

燕十二道：“不忙，眼下对司徒英还有一番拼斗，让他们多历练历练，增加些对敌经验再说。”

解七妞道：“不得先指点，怎么能派用场。”

燕十二摇头说道：“我只要他们在对付冯家时成为我的帮手，有眼前司徒英这一阵经历，一旦指点起来那就会事半功倍。”

解七妞迟疑了一下，点头说道：“我听你的就是……”

顿了顿道：“要是三哥在，你可以再多个好帮手。”

燕十二道：“不少他一个，以我看他迟早会回来的。”

解七妞目光一凝道：“你是从哪儿看？”

燕十二道：“桑布衣跟家师是旧交，也是个正派侠义，冲这两点就够了。”

解七妞道：“他为什么不承认他是慈心仁镖？”

燕十二摇头说道：“难说，也许他有不得已的苦衷。”

解七妞道：“你不会认错人吧？”

燕十二道：“人或许会错，但他那仗以成名的银铃镖却是错不了的。”

解七妞道：“他那个女儿好凶啊。”

燕十二淡淡一笑道：“是么？”

解七妞道：“是么，你什么意思？是说我比她还凶？”

燕十二道：“我可没这么说。”

解七妞哼的一声道：“没这么说，你当我听不懂么，我就是凶，谁叫你气我。”

天知道是她凶在先，还是燕十二气她在先。

燕十二笑了，但他没说话。

第十五章 逃亡

今夜，微有夜色，月色显得有点昏暗。

初更时分，被封闭的八方镖局里突然响起了一阵哭声。

哭声一阵高，一阵低，断断续续的，而且很容易就能听出，那是女人的哭声。

过了一会儿，哭声停了，紧接着一阵砰，哗喇，摔东西的声音，有人摔门，有人揭瓦……

就这么闹，闹了一整夜，直到天快亮时才趋于沉寂。

天亮后，左邻右舍纷纷议论，也仅止于纷纷议论，没什么行动。

第二天夜里，又闹了一夜。

有人不信邪，推出个胆大的去看了看，那胆大的从墙上翻进了八方镖局里，四下看看，昏暗的月色下寂静异常，哪有动静。

可是当他要翻墙回去的时候，一蓬土不知从哪儿撒来，撒得他满头满脸，一惊之下不免手忙脚乱，一手忙脚乱就一个跟头翻了下去，他鼻青脸肿，头上直流血，捂着伤口哆嗦着逃了。第二天，左邻右舍就纷纷搬了家。

人的嘴是最快的，没半日工夫，八方镖局夜里闹鬼的事就传遍了京城。

第三天夜里，二更不到，八方镖局外来了两个人。

这两个人一身黑衣，利落打扮，腰里还鼓鼓的，年纪差不多，都是卅多近四十。

两个人到了八方镖局门口凝神一听，八方镖局里静悄悄的，什么也听不见。

左边一个惨白脸道：“娘的，准是那些老百姓庸人自扰，哪有什么鬼，他娘的一点动静也听不见。”

另一个紫膛脸咧嘴一笑道：“八成是知道我这活钟馗来了，全躲起来了。”

惨白脸道：“别他娘的打哈哈了，倒霉差事全落在我头上，走吧，麻子几个还等着找我捞本儿呢。”

紫膛脸道：“来都来了，不进去看看么，光在外头晃晃，哪能交差呀。”

惨白脸道：“有什么好看的，要去看你去看，我他娘没那个闲情逸致。”

说着，他转身要走。

紫膛脸伸手拉住了他，道：“你是怎么了，保不定进去一趟可能弄点儿油水，这不就是你捞本儿的本儿么？”

惨白脸腊月的萝卜冻（冻）了心，迟疑了一下，一点头道：“好吧，冲着油水这两字，我听你的。”

紫膛脸一咧嘴，可笑了。

两个人腾身拔起，掠进了八方镖局里，轻捷异常。

他两个进去很轻，没带起一点动静，可以说是点尘未惊。进去的时候点尘未惊，进去后半点也没听见动静，一直到天亮没再见他俩出来。

敢情像泥牛入了海，没了影儿。